



更简句法

Simpler Syntax

Peter W. Culicover / 著
[美] Ray Jackendoff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西方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视野

西方语言学视野

Simpler Syntax

更简句法

[美] Peter W. Culicover 著
Ray Jackendoff

胡建华 导读

2003·十一月修订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更简句法 = Simpler Syntax: 英文/(美) 库里卡弗 (Culicover, P. W.), (美) 杰克道夫 (Jackendoff, R.) 著; 胡建华导读. 一影印本.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0. 8

(西方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视野. 西方语言学视野)

ISBN 978-7-5100-2587-7

I. 更… II. ①库…②杰… III. ①句法—研究—英文 IV. H0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51335 号

© Peter W. Culicover and Ray Jackendoff 2005

Simpler Syntax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5. This Adapt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本书原版最早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 2005 年出版。

本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授权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独家出版。

本版仅限于中国（不含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境内发行和销售。

更简句法

Simpler Syntax

著 者: [美]Peter W. Culicover, Ray Jackendoff

导 读: 胡建华

责任编辑: 梁沁宁

封面设计: 然则设计公司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http://www.wpcbj.com.cn>

地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010-64077922)

销 售: 各地新华书店及外文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1 × 1245 1/24

印 张: 26.5

字 数: 615 千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0-2587-7/H · 1107

版权登记: 京权图字 01-2007-4590

定 价: 68.00 元

西方语言学视野

专家委员会

主任 沈家煊 陆俭明 胡壮麟 桂诗春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言仁	王寅	王立非	王初明	王建勤
王洪君	文秋芳	方梅	石锋	冉永平
冯志伟	宁春岩	朱庆之	任绍曾	刘丹青
刘振前	江荻	杨永林	杨亦鸣	杨信彰
李小凡	李向农	李柏令	李战子	吴海波
吴福祥	岑运强	何自然	汪国胜	沈阳
张博	张伯江	张德禄	陆丙甫	陆汝占
陈永明	胡建华	姜望琪	祝婉瑾	姚小平
袁毓林	顾曰国	钱军	郭锐	高一虹
高立群	黄国文	曹广顺	崔刚	崔希亮
彭宣维	董秀芳	程工	程晓堂	曾晓渝
熊学亮	潘文国			

总策划 郭力

西方语言学视野

海外专家委员会

主任 黄正德 贝罗贝 丁邦新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惠 石定栩 石毓智 冯胜利 朱晓农
刘勋宁 孙景涛 张敏 张洪明 徐杰

总策划 郭力

总序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是国内最早通过版权贸易出版影印海外科技图书和期刊的出版机构，为我国的教学和科研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作为读者，我自己也是得益于这项工作的人之一。现在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打算引进出版一套“西方语言学视野”系列丛书，一定也会受到广大研究语言、教学语言的人士的欢迎。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的宗旨是，把中国介绍给世界，把世界介绍给中国。我认为，从总体上讲，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把世界介绍给中国这项任务还是主要的。西方的语言学在过去几十年里的发展和变化是很快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成果很多，特别是在语言学和其他学科的交叉方面。跟我们的近邻日本相比，据我所知，我们翻译、引进西方语言学著作无论在速度还是数量上都是有差距的。不错，从《马氏文通》开始，我们就在不断地引进和学习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有人会问，这样的引进和学习还要继续到哪一天？其实，世界范围内各种学术传统的碰撞、交流和交融是永恒的，我们既要有奋起直追的勇气、独立创新的精神，也要有宽广平和的心态。要使我们的语言研究领先于世界，除了要继承我们传统中的优秀部分，还必须将别人先进的东西学到手，至少学到一个合格的程度，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创新。

这套丛书叫“西方语言学视野”，顾名思义，就是要开拓我们的视野。理论和方法姑且不谈，单就关注的语言而言，我们的视野还不够开阔，对世界上各种各样其他民族

的语言是个什么状况，有什么特点，关心不够，了解得更少，这肯定不利于我们探究人类语言的普遍规律。我们需要多引进一些语言类型学方面的书，看来出版社已经有这方面的考虑和计划。我发现这套丛书中有一本是《历史句法学的跨语言视角》，另一本是《语法化的世界词库》，都是从各种语言的比较来看语言演变的普遍规律。还有一本是《语言与认知的空间——认知多样性探索》，大概是从语言的多样性来看认知方式的多样性。这都是值得我们参考学习的。

请专家给每本引进的书写一个导读，这是一个帮助一般读者阅读原著的好办法。种种原因不能通读原著的人，至少也可以从导读中了解到全书的概貌和要点。最后希望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能不断给这套丛书增添新的成员，以满足读者的需求。

沈家煊

2007年2月

《更简句法》导读

胡建华

句法学的主流到目前为止仍然是 Chomsky 的理论一统天下。之所以会形成这种局面，部分原因是由于在句法研究领域，C 原则 (C-principle) 仍然是最好用的原则。所谓的 C 原则，即如果没有特殊理由，最好相信 Chomsky (Kenneally, 2007)。正是由于 C 原则的作用，许多生成语法学者所做的具体研究看上去似乎仅仅是为了证明 Chomsky 是正确的。生成语法学者之所以愿意遵循 C 原则，是因为实践证明这是一个最安全、最少走弯路的策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还没发现谁比 Chomsky 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知道得更多、思考得更深，也没有谁能像 Chomsky 那样在理论上不断创新，在探索的道路上不断进取。简而言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在句法理论研究上超过 Chomsky。Chomsky 似乎总是在理论思考和研究思路上占据制高点，使得他同时代的人难以望其项背。Chomsky 作为生成大业 (generative enterprise) 的导师，总是在不断“革命”，这使得他的一些同事或学生往往只能做他某一阶段的同路人，而无法一直跟着他走下去，因为他们经常会跟不上他不断进取的步伐。

Chomsky 提出“最简方案”后，放弃了管辖与约束理论 (Government and Binding Theory) 中许多已经影响深远并被广泛采用的句法分析技术和分析线路，力图从语言的生物属性出发，把对人类语言奥秘的探索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使得许多 Chomsky 昔日的追随者颇感迷惘和困惑，不知他那“探索指针” (probe) 到底要指向何方。一些他多年的追随者终于感到无法适应新的征途，放弃跟从他生物语言学大旗下“继续革命”的步伐，开始停下来观望。也有的开始思考 Chomsky 是不是走错了方向。更有一些人觉得 Chomsky 的时代该结束了，我们应该进入一个新时代。实际上，Chomsky 的时代会结束的，一旦 Chomsky 本人不能再给我们带来什么新鲜思想，那么

Chomsky 以先驱身份带领大家探索人类语言奥秘的步伐就会自然停止；而这种局面一旦出现，许多原来认为理所当然的研究思路或理论就会受到挑战，各种新思想也会纷纷出笼，这是历史发展规律使然。或许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也或许有一些人想为后 Chomsky (post-Chomskyan) 时代的到来做些理论和思想上的准备，但是鲜有人能跳出 Chomsky 基本思路或思想的巢臼，到头来大概还是在 Chomsky 的主体思想范围内遭遇“鬼打墙”。在这种背景下，Culicover 和 Jackendoff 于 2005 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了《更简句法》(Simpler Syntax) 一书，旨在亮出旗帜，向主流句法提出挑战，同时寻求人类语言研究的新出路。《更简句法》延续了 Jackendoff 于 2002 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语言基础：大脑、意义、语法、演化》(Foundations of Language: Brain, Meaning, Grammar, Evolution) 一书中的一些理论构思，是一部反思主流句法、探索新的语言理论构架的重要著作。有意思的是，Culicover 和 Jackendoff 可以算是 Chomsky 的同路人，虽然他们后来不愿意继续跟着生成大业的主流前进，但他们不是由于跟不上主流而掉队的同路人，而是慢慢产生了自己想法的同路人，所以以后与主流生成大业分道扬镳也就不怎么让人感到意外了。

《更简句法》中的一些基本思想散见于 Culicover (1999)，Culicover & Nowak (2003) 以及 Jackendoff (1997, 2002) 等著作。本书 15 章中有 5 章是两位作者以前发表的成果的修改稿，其余 10 章内容则是新撰写的。在本书中他们首先对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主流生成语法 (mainstream generative grammar) 的一些句法分析进行了检讨和反思，然后提出自己的一套分析，称之为更简句法。

《更简句法》的作者认为自己是上世纪 60 年代末“语言学大战”(Linguistic Wars) 中“解释语义学”(Interpretive Semantics) 一方的传承者，而他们所发展的更简句法则是当代版的解释语义学。“语言学大战”指的是“生成语义学”(Generative Semantics) 与“解释语义学”之间的论战。生成语义学是 Chomsky 的早期的一些学生和同事，如 John R. Ross, Paul Postal, James McCawley, George Lakoff 等，对 Chomsky 的标准理论进行挑战而建立的学派。这一学派认为语义具有生成性，其主要特点是通过词汇语义分解，用抽象而复杂的结构来推导、生成句子。解释语义学是以 Chomsky 为首的生成

语法正统学派，坚持认为句法自主，语义没有生成性，不进入句法推导，仅起解释作用。作为 Chomsky 的学生和忠实的追随者，两位作者当年坚定地站在解释语义学一方。

但是几十年过后，两位作者却认为他们老师领导的主流句法背离了解释语义学的正确方向，开始走向自己的反面：用句法生成语义。

《更简句法》力图证明当下主流生成语法通过句法运算来处理的一些问题实际上往往是个语义或语用问题。如果把这类问题从句法中剔除出去，句法结构就自然变得简单许多。主流生成语法把句法结构设计得那么复杂，而且还要包含隐性结构（hidden structure），究其原因，就是试图把非句法因素放入句法中进行运算，从而扩大句法的疆域，而这一做法恰恰背离了解释语义学的正确方向，以致重新踏上了主流生成语法曾经竭力反对的生成语义学所走的老路。本书对主流生成语法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1）主流生成语法所使用的复杂而抽象的句法结构缺乏论证，没有令人信服的理据支持；在很多情况下，主流生成语法之所以把句法结构搞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抽象，完全是为了补救先前的失误；（2）主流生成语法在句法框架内致力解决的许多复杂的语言现象都与句法无关。

本书作者认为鉴别理论优劣的标准应该是奥卡姆剃刀原则（Occam's Razor Principle），即“如无必要，勿舍简就繁”的简约原则。那么，什么是繁，什么是简？怎样才算是去繁从简呢？本书认为要满足奥卡姆剃刀原则，有以下四种可能性：

- (1) a. 最大限度缩减语法的组成单元。
b. 最大限度缩减可能语法的种类。
c. 最大限度缩减语法的原则。
d. 最大限度缩减语法生成的结构的数量。

本书认为生成语义学遵循的是以上第一条原则，解释语义学遵循的是第二条原则，原则与参数理论以及最简方案遵循的是第三条原则，而更简句法遵循的是第四条原则。作者认为遵循第四条原则的句法理论最具解释力。按照这一原则建构的更简句法是一种限制性（constraint-based）句法，如同词汇功能语法（Lexical-Functional Grammar）、中心语驱动短语语法（Head-driven Phrase Structure Grammar）以及构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等其他基于限制的语法

一样，更简句法不设隐性句法层次（但更简句法设了语法功能层（Grammatical Function Tier），这实际上也是隐性的层次），也不使用移位技术，所谓的更简句法的“简”就在于简单的句法结构，不使用复杂的推导（derivational）技术。

当然，主流生成语法也追求简单性，但本书认为他们追求的简单性实际上是统一性（Uniformity）。统一性一直是理论物理学的追求目标，其背后的思想就是用统一的理论来解释不同的现象。统一性的追求者认为，一些看上去很不相同的现象，实际上在某一不易觉察的层面上是相通的。研究者的责任就是找到这一层面，打通事物之间的联系，在可能的情况下用统一的理论来解释这些相互关联的事物或现象。

本书指出，在主流生成语法研究中，统一性可以有三种表现形式：a) 结构统一性（Structural Uniformity）；b) 接口统一性（Interface Uniformity）；c) 推导统一性（Derivational Uniformity）。

结构统一性指的是，一些看上去大不相同的结构实际上却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比如，英语不定式结构和一般的句子，表面上就很不相同，因为不定式没有主语，而句子有主语，但根据相关分析，不定式结构实际上也有主语，其主语是 PRO 或语迹（trace）。把不定式与一般的句子作统一分析，所遵循的原则就是结构统一性。X 阶（X-bar）理论对短语结构的分析就符合结构统一性。按照这一理论，所有的语类都可以投射成由标志语（specifier）、中心语（head）和补足语（complement）组成的 X 阶结构。Kayne（1994）关于所有的结构都是双分支（binary branching）结构的分析也符合结构统一性。

接口统一性指的是，句法与语义之间的接口遵循简单性原则，语义向句法结构的映射具有统一性：同样的语义总是映射到同样的句法结构。主流生成语法处理省略结构的方法就是遵循接口统一性。推导统一性指的是用统一的方法来推导句子。按照这一思路，如果发现不同的现象受同一个限制条件制约，就可以假设这些现象经历了相同的推导过程。用逻辑式（Logical Form）移位来处理原位 wh（wh-in-situ）成分所遵循的就是推导统一性。

实际上，接口统一性、结构统一性以及推导统一性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假设所有的疑问性 wh 成分在逻辑式都要移位，就符合这三种统一性。追求统一性就是追求简单性，但是怎么看待简单性却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本书用许多篇幅力图说明简单性的衡量实际上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如果此处的简单带来彼处不必要的复杂，那么从全局来看就没能遵守简单性原则。主流生成语法为了用统一性原则来处理不同的现象，不得不额外使用一些复杂的句法机制和句法结构，这说明统一性原则并不等于奥卡姆剃刀原则。

本书认为主流生成语法对经验事实的解释有很大的局限性。两位作者用光杆论元省略（bare argument ellipsis）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作者指出，在光杆论元省略中，句法有一定的作用。比如，在德语这种格标（case-marking）语言中，后续句中的光杆论元就必须和先行句的格标保持一致（p. 248）：

- (2) a. A: Wem folgt Hans?
who_{Dat} follows Hans
“Who is Hans following?”
B: Dem Lehrer.
the_{Dat} teacher
“The teacher.”
- b. A: Wen sucht Hans?
who_{Acc} seeks Hans
“Who is Hans looking for?”
B: Den Lehrer.
the_{Acc} teacher
“The teacher.”

以下英语例句中介词的选择和约束关系的确立都说明了句法在省略结构中的作用（p. 249）：

- (3) a. A: I heard Harriet has been flirting again.
B: i. Yeah, with Ozzie.
ii. * Yeah, Ozzie.
- b. A: John is very proud.
B: Yeah, of/* in his stamp collection.
- c. A: John has a lot of pride.
B: Yeah, in/* of his stamp collection.

- (4) A: I heard John has become really enamored of someone.
B: Yes, himself_i/ * him_i, as you might expect.

以上例子说明省略结构可以从先行句中推导出来。但是，也有很多例子说明省略结构中找不到可以从中推导的先行句，比如：

- (5) a. Hello! Ouch! Wow!
b. Off with his head!
c. A good talker, your friend Bill.

(5) 中的例子不含动词，没有时态，根本无法找出其省略前的底层句。这类结构如果不用作直接引语，也根本无法作为内嵌结构使用：

- (6) * Fred unfortunately doesn't realize that hello/off with his head/a good talker, your friend Bill.

另外，还有一些省略结构本身是合法的，但如果假设它是从一个完整的结构省略而来的，这个完整的结构却是非法的 (p. 245)：

- (7) a. A: Harriet drinks scotch that comes from a very special part of Scotland.
B: Where? [* Where does Harriet drinks scotch that is from?]
b. A: John met a guy who speaks a very unusual language.
B: i. Which language? [* Which language did John meet a guy who speaks t?]
ii. Yes, Albanian. [* Albanian, John met a guy who speaks t.]

在以上例子中，当答句是完整结构时，由于相关成分从孤岛 (island) 中移出违反了孤岛条件，句子就不合法。但如果省略结构是从完整的结构推导出来的，也应该不合法。但显然省略结构是合法的，这说明省略结构并不是从完整的结构中派生出来的。本书认为要妥当地解决这类问题，就必须引入语义、语用解读机制，即所谓的间接允准 (indirect licensing) 机制。间接允准机制是一个认知加

工机制，这一机制依靠激活记忆中与某些词语相关联的意义来允准省略结构的相应解读，先行句中间接允准光杆论元的成分甚至可以不出现在语言结构中。比如在某一场景中，说话人可以指着非语言先行成分 *scissors* 说：Would you hand me those? 虽然先行成分不是语言成分，但被间接允准的成分也要与其保持一致关系，所以在这个例子中就不能说：Would you hand me this?

本书认为，主流生成语法对核心（core）与边缘（periphery）、句法与词汇之间界限的划分也是难以成立的，因为核心与边缘、句法与词汇之间的界限并不是截然分明的。实际上，主流生成语法坚持以上界限的区分也是为了维护统一性原则。有了这一界限，就可以把不符合统一性原则的现象处理成边缘性现象，这样就可以继续维持核心现象与统一性原则之间的对应。核心与边缘之间的划分与句法与词汇之间的划分是相互关联的。习语（idioms）与构式的存在说明句法与词汇之间界限很难划清，但如果把习语以及构式处理成边缘性成分，或者把构式看做句法推导的副产品，那么句法与词汇就完全可以区分开来。但是，这里要问的问题是：习语为什么是边缘性成分，通过假设一些空功能性语类（empty functional category）为什么比假设构式的存在更合理？答案还是统一性。为了维护统一性，把无法妥善分析的成分处理成边缘性成分是最安全的方法；为了维护统一性，假设一些空成分就可以把一些特殊的情况分析为一般性的情况。比如，主流句法在处理一个由 YP 和 ZP 构成的结构 XP 时，就不会简单地把这种结构分析成（8）这样的构式，而是假设一个空功能性成分，把它分析成（9）这样的结构：

(8) [_{XP} YP ZP]

(9) [_{XP} YP [[_X e] ZP]]

(8) 与 (9) 的区别在于前者不符合 X 阶理论，而后者符合。(9) 是由一个空中心语（用 e 表示）投射而成的结构，ZP 是这个空中心语的补足语，而 YP 是其标志语。这一分析可以给看似不同的结构以统一的分析，但其代价就是空成分的泛滥。现在的一些句法研究对空成分的偏好已经到了失控的边缘，有的研究竟然仅从理论出发来凭空论空，从无推有。对空成分的假设，我们认为要遵循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对语言事实的认定，可以从点推到面，但不可以从

无推出有（胡建华，2007：165）。本书指出，很难看出假设空成分比假设构式有何优越性。如果再考虑到句法推导无法处理习语，而构式分析却可以处理习语，那么很容易看出句法推导的局限性。本书作者认为，从常规习语到常规构式实则是构成一个连续统（continuum）。在这个连续统中，“*kick the bucket*”这类常规习语占据一端，而像动结式这样的常规构式则占据另一端。处于中间的是本书作者所讲的构式习语（constructional idioms），如像“*Pat sang/drunk/sewed his heart out*”这样的例句中的 [*V X's heart out*] 这样的结构。

主流生成语法对构式分析的质疑之一就是构式分析无法解决儿童语言习得中的可学性问题。本书作者对这类质疑的回应是，儿童怎样习得词汇，就怎样习得构式。如果儿童习得上万或几万个词汇没有什么问题，那么习得几十个或者数百个特定的构式也不应该有什么问题。当然，除此之外，主流生成语法还会认为构式的分析是就事论事，而他们的分析却是从一般性的原则中推导出来的，因而不需要作特别的规定。本书作者认为，构式分析也可以融入到一般性的原则中去，比如用继承性等级（inheritance hierarchy）来处理构式就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贯彻一般性的原则。之所以说继承性等级是一般性原则，是因为这一等级不是专为刻画语言知识特设的，我们对语言之外的其他知识的刻画也使用继承性等级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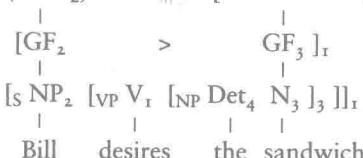
更简句法对主流生成语法的批评主要是它让句法承载了太多的东西，而更简句法所要做的正如其名称所标明的，是要让句法变得更加简单，也就是说：给句法减负。给句法减负的方法是让音系、句法和语义作为独立而平行的组成部分，形成平行架构（parallel architecture）语法系统，通过接口机制来连接三个平行的组成部分。主流生成语法认为只有句法具有生成性（generativity），一切组合复杂性（combinatorial complexity）都来源于句法，音系和语义仅起解释性的作用。而更简句法认为音系、句法与语义都具有生成性，这三部分构成一种平行架构，每部分都会产生组合复杂性。一个合格的句子不仅要满足音系、句法、语义这三部分的要求，而且要满足这三部分之间的接口要求。句法的作用在于协调线性音系与语义之间的关联，语义用 Jackendoff 的概念结构（conceptual structure）来处理。而概念结构则是一种没有线性排列次序的等级结构。更简句法简化了句法结构，但却使得整个语法系统变得复杂了。所谓的平行

架构语法系统，由于各组成部分各具有生成性，同时又由于各组成部分互相关联，实际上是一个需要各组成部分协同运作的系统。更简句法只是简化了句法结构，其整个平行架构语法系统要比主流生成语法的语法系统复杂得多，可谓此简彼繁。所以，如果不考察其对经验事实的解释力，仅就理论本身而言，实则难说哪一种理论更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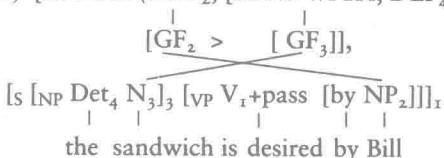
更简句法除了使用平行架构，还使用平列结构（flat structure）。平列结构可以说是平行架构的直接后果，因为有了平行架构，语义由单独的部门来处理，就不需要设定一些复杂的隐性结构来表征语义，这样自然可以把一些句法成分平列在结构内，形成比等级结构更加简单的平列结构。在平列结构中，动词、动词补足语以及嫁接语都属于 VP 下面平列的姐妹成分，比如在“give Harry a book on Tuesday”这个 VP 结构内就有 4 个平列的姐妹成分，即：give, Harry, a book, on Tuesday。名词、名词的限定语和补足语以及名词的修饰语都是同一个 NP 下面平列的姐妹成分，比如在“the long story about Bill”这个 NP 结构内也有 4 个平列的姐妹成分，分别是：the, long, story, about Bill。

在更简句法框架中，句法结构与语义结构（即概念结构）之间设有一个语法功能层。语法功能层的作用在于给名词性句法论元排序并连接句法与语义。更简句法分音系、句法和语义三个平行部分，其语义是用概念结构来表征的。很有意思的是，两位作者一直反对设隐性句法层次，但在他们的更简句法分析中，他们并没有让概念结构向句法结构进行直接映射，而是用一个隐性的句法层次，即语法功能层，来调节这两个结构之间的映射，如下所示（p. 204）。

$$(10) [\text{DESIRE} (\text{BILL}_2, [\text{SANDWICH}; \text{DEF}_4]_3)]_1$$



$$(11) [\text{DESIRE} (\text{BILL}_2, [\text{SANDWICH}; \text{DEF}_4]_3)]_1$$



(10) 是主动结构的表达式，(11) 是被动结构的表达式。(10) 与(11) 的概念结构相同，但句法结构却不同。根据更简句法的分析，这种不同来源于语法功能层，而语言功能层是一个看不见、听不到的隐性层。根据本书的分析，在被动结构中，等级最高的语法功能项与 by 短语连接，语法功能层的其他成员成为语法功能层中的功能层，即内嵌的语法功能层。这样，原本不是等级最高的语法功能项在内嵌的语法功能层中却是等级最高的，所以就有理由成为句子的主语。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语法功能层所起的作用与主流生成语法中抽象格所起的作用基本相同。设这样一个隐性的层次，和本书不设隐性结构的基本理念是不一致的，但作者并没有仔细论证为什么这样的隐性层次是必须的，也没有尝试不设这个层次会有什么不理想的后果。

《更简句法》无疑是一部重要的著作，但正如作者在书中隐约暗示的，主流生成语法对两位作者所做的种种尝试以及他们对主流句法的检讨基本采取视而不见的策略。就笔者所接触的一些生成语法学者来看，大都对他们所谓的更简句法不以为然。基本的看法是，他们的更简句法就是没有句法，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句法是什么。这一看法虽然带有情绪，故而偏激，但也不是全无道理。因为在《更简句法》这本书中，很难看到句法在起什么作用。

更简句法的语义具有生成性，所使用的语义处理技术与生成语义学的词汇语义分解方法有相通之处。但更简句法的语义在与句法之间的关系处理上与生成语义学不同，因为更简句法的语义不进入句法，而是单独构成独立于句法的部门。但语义与句法怎么关联？或者说，句法—语义怎么接口？本书并没有对这一点给出可供操作的具体接口技术。主流句法把触角伸到了语义，自然面临着一个如何解决过度生成 (overgeneration) 的问题。更简句法把语义从句法中剔出，缩小了句法作用的范围，句法没有了过度生成的危险，但并不是更简句法就不去解决语义问题了，因为要是那样，它解决问题的范围就会缩小，与主流句法相比就显示不出什么优势；但更简句法用一个单独的部门来生成语义，如果不解决语义和句法如何接口的问题，也很难显示出比主流句法更有优势的地方，因为主流句法所面临的问题，对于更简句法依然存在。

主流句法与更简句法的根本不同在于：主流句法的句法结构抽象而复杂，但语法系统简单；而更简句法的句法结构简单，但语法系统十分